



终于长大了

□黄俊生

海门，南通的一个区，这个名字用了至少1000多年。

海门这个地名，不属于南通专享，浙江、广东都有。通常，一个地名在悠长的历史长河里总会发生几次更名、变化，譬如南通主城区崇川，在1000年的建制史上，就曾有狼山、静海、通州、崇州、崇川这些称谓，而海门于后周显德五年（958）与静海同一天设县后，就基本固定下这个名称。

北宋之前，胡逗洲以东水面出现顾俊沙、东洲、布洲以及名称已失考的许多小沙洲，这些沙洲均处于长江入海口，便有一个共同的名字：海门岛。那个时期，长江的脾气有点捉摸不定，主泓在入海口像龙的尾巴一样扫来扫去，一会儿向北贴近，一会儿朝南靠拢，致使江口外的沙洲涨了坍，坍了再涨，极不稳定。顾俊沙几经涨消，最终形成崇明岛主体，东洲和布洲涨成一个洲，叫东布洲，成为海门县的主体，并且与西边的胡逗洲紧密结合成为陆地，海门岛其“岛”的形态消失了，海门岛这个名字逐渐被人淡忘，但“海门”作为海门岛的历史记忆，却一直沿用至今。

万千世界引人无限遐想，曾有传说，9000多年前，浩瀚的大西洋中有一岛，岛上有一个富足的国家，人民陶然自乐，尽享繁华。忽有一天，这块美丽富饶的岛屿悄然消失了。这个传说虽然很美，但毕竟是传说。而在波涛滚滚的黄海之上，海门岛倏忽间涨，倏忽间消，却是确切的存在，故事就发生在几百年至一千年之间。

有多部历史典籍清晰地记载过海门

岛。南宋祝穆撰写的《方輿胜览》最先提到“犯死获贷者多配隶登州沙门岛、通州海门岛”；明嘉靖年间胡宗宪的沿海军事图籍《筹海图编》标识海门岛位于黄洋沙和甜水港东北的海中；明万历《通州志》记载“海门岛在州东北海中，宋犯罪者都有配于此。今没于海”。清咸丰年间通州人曹长恩在《东洲偶闻录》中的描述，不仅详细，还很具文学色彩：“海门岛居东海中，其形如伞如菌蕈，流人又称之为菌子洲，菌柄对陆地，菌伞对大海，柄长十四五里，宽可三四里，伞最宽处八十里，渐向海外伸展紧缩呈一穹窿形。”直接用文学样式来描述海门岛的则是清代诗人陆进，他近六百言的《海门岛赋》开宗明义地说：岛“在东南海中。兹登狼山眺望东北，隐隐一痕，其即是舆”。

海门岛一度是五代吴国的经济中心，重要的渔业、盐业生产基地。它们雄踞江口，犹如出入江海的门户，控制海上交通，乃兵家必争之地。钱缪吴越与杨行密吴国经常在海门发生争战，抢夺这块蛋糕。《五代十国大事件编年·公元919年四月》中记载：

梁命吴越大举伐吴，钱传瓘率战舰五百艘与吴将彭彦章大战于狼山江。传瓘命每船皆载灰、豆、沙，战起使顺风扬尘，吴人目不能开；及船舷相接，使散沙于己船而散豆于吴船，豆为战血所渍，吴人战之皆僵仆。传瓘因纵火焚吴船，吴兵大败，彦章自杀。传瓘俘吴裨将七十人，斩首千余级，战舰舰四百艘。

这段叙述颇有意思。吴越主帅钱传

瓘诡计多端，把能想到的计谋都想到了，其手段几近无赖。钱传瓘受后梁指派，从海门岛集结，溯江至狼山江面，与彭彦章率领的吴军水师遭遇。钱传瓘下令抢占上风上水，取得地势之利，在上风向敌方扬尘、草灰，迷敌眼目，吴军水兵连呼吸都困难，在双方战船交接时，向对方甲板抛撒黄豆、赤豆，令敌站立不稳而滑倒，再用火箭攻击敌船桅帆，吴军战舰几乎焚毁殆尽，主帅彭彦章被迫自刎。

战争没有永远的赢家。吴越与吴国连年征战，互有胜败，均疲惫不堪，还是罢战息伐，才获得休养生息机会，和平共处数十年。吴越与吴国罢战期间，东布洲与通州大陆完成连接，长江北岸砂咀扩展到现在的启东东部一带，其东南顶端古称宋蓼嘴嘴。东布洲的连陆是南通成陆史上的第三次沙洲大并接。

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情况就比较复杂了，长江口就像军阀混战一样，局面乱成一锅粥，潮涨潮落，沙涨沙退，今日是沙岛，明天为汪洋，人们随着岸线进退而迁徙，田无固畴，家无定所。公元958年海门建县之初，曾是长江口北岸一个大县，有三乡一镇，户口一百二十里，按一里作一百一十户计，达一万三千户。宋元以来，海门县沿江地带多次发生水灾，县城东洲镇屡遭江潮巨涛冲击。从元至正年到清康熙年的300多年间，海门县因坍塌而多次迁移县城，县境除吕四一角外，几乎没有土地了，只得割借通州部分土地，维持残局。清康熙十一年（1672），海门县

不得不撤县为乡，并入通州。与此同时，通州东部盐场也被江潮侵蚀殆尽，金沙镇以东到吕四，只剩东西长、南北狭的半岛，楔入海中。

令人惊喜的是，到了清代，通州东南、崇明岛以北的长江水道中，又冒出来数十个沙洲，这片水域原为海门县坍塌的范围，就是说，海门县又长出来了。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，新沙出水，通州、崇明县两地以及江南的农民纷纷登陆，进行围垦，由垦民争地而引起的纠纷不断，于是，江苏巡抚报请清廷设立海门厅，归江苏省管辖，以平息争沙纠纷。清乾隆三十三年（1768），通州、崇明两地划出40个沙洲，建立海门直隶厅。

海门设厅前后，东南海口附近又涨出了一些沙洲，最早出现的是惠安沙，其四周又有永丰沙、永泰沙、永兴沙、永旺沙等新沙长出。由于这些沙洲接近崇明县，大多由崇明移民开垦，归崇明县管辖，时称“崇明外沙”。这些沙洲在清光绪年间（1871—1908），终于和通州陆地连成一体。1928年，在崇明外沙设立启东县，以此为标志，南通东部境域最终形成。

南通，在长江与大海中苦苦挣扎了5000多年，终于长成今天的模样，成为中国年轻而极具活力之地。《南通传》连载第一章 浮海为洲：江与海的儿子（五）

丝路花语

南通楹联

“雅俗共赏” 费范九

□李建东

费范九（1887—1967），名师洪，南通县人。幼年勤奋好学，州试名列榜首。后入江宁法政学堂攻读，成绩斐然。毕业后，参与办理两淮盐务。民国初年回通，协助张謇兴办水利保坍工程，主编《南通报》，关心家乡建设，筑道路，修桥梁，建经社，修复古迹曹公亭。民国十七年（1928），应上海商务印书馆之聘，就任编辑，悉心研究古籍，查对善本，整理出版。朱庆澜、叶恭绰召慕其名，借调主持景印晒砂宋版藏经，数载成书，蔚为大观。由此潜心佛学，自号“慧茂”。曾收集南通历代金石书画，并筹资影印《南通金石志》《南通名画集》《南通书画大观》等专辑。1954年退休时，商务印书馆特赠予题有“为了祖国文化，你贡献了一份力量”的锦旗。晚年，为南通市人大代表、市政协特邀委员和常委，为地方大事竭智尽力。一生布衣蔬食，克己奉公，谦以待人。著有《淡远楼诗》等。为保存地方文史资料，将收藏的书籍字画分赠南通博物院、图书馆和师范学校。

有意思的是，费先生擅以美曰“偈语”的形式，收集了五十余副各式“联句”。用费范九的定义：“词者，诗之余也，余则谓联亦诗之余也。……善变者匪惟有余于诗，抑必有余于文。文必兼骈散之长，然后能以排比之词运单行之气，并世者间尝见而知之……”，《淡远楼丛墨·原序一》）这里简用“联”为“诗之余”，虽不十分周严，但下谈“联”兼骈散之长，且以排比之词运单行之气，确含几分道理。事实上，真正的震耳顿悟的佳联，与多蕴藉的诗，还是有一定差别的。且欣赏费范九之佳联：

东南斥群臣，冀尽楼之才，桑柘稻粱，时时得田野趣；
晨夕获安居，敢恣予所欲，图书琴剑，一一作师友观。

——《淡远楼》

此为多分句联，上下联意义有所推进。上联四分句写“楼”，重点在“得田野趣”；下联四分句写“人”，重点落“图书琴剑”。其短联写得也颇生奇趣。如下：

传家北海风骚主；
作客西园书画禅。

——《赠瞿李画师》

此为谭艺联。并非单一“谭艺”即可，而要“谭”得有意义，“谭”得有回味才是。

费先生堪称楹联大家，长制短章，皆能驾轻就熟；既不避碎藻，且雅俗共赏：

折节与田父周旋，荷服棕鞋，曾以荷锄留小影；

报功有国人鼓舞，云车风马，岂惟立社载英声。

——《代南通县农会挽张啬庵师》

尤为看到张謇先生曾饰一介农父小照者，体会更是深刻。整联具体具象，且蕴大气；明白晓畅，不事艰涩，且给稍谙事物者以无限联想。



琴僧云闲

□赵一锋

—

咸丰年间，江宁府句容县姜氏兄弟二人随同乡亲们避“洪杨之乱”逃到江北如皋县掘港场（今属如东），在掘港东街三弯巷北巷口对面街北住了下来。姜家在原籍句容系小康人家，老夫妇在战乱中殒命，兄弟二人到掘港以后生活一度困顿，屋漏偏逢连夜雨，某日姜家突然着了一把大火，更是雪上加霜，姜家老二笃行佛教便到掘港东林禅院出家为僧，即后来的琴僧云闲法师。

云闲（1839—1912），法号空尘，俗家名永贵。云闲哥哥，名永富，亦信佛教，大家呼之为“姜道人”，是个佛家居士，后来在家中开茶馆为业。之所以有“姜道人”的称呼，可能是当过某个庙里的“香火道人”，负责管理庙里香火杂役，极有可能是兼东林禅院。云闲自幼聪颖，出家前还曾教授蒙童，到东林禅院出家后佛学日益精进，后在江南受戒，返回掘港担任东林禅院住持。

云闲慧鹑高远，潜行佛学，任住持期间禁止寺内僧人为俗家经忏，拿庙产为百姓施粥（药）舍棺等。云闲的作为引起东林禅院庙董们的不满，直接导致了云闲的“下台”。住持当不成，云闲索性去了江南，这一离开，竟也成就了他后来在古琴界的“大名”，掘港的舞台实在是太小。

二

2011年，西泠印社春季拍卖会“首届中国历代古琴专场”中，古琴大师查阜西送给张充和的宋琴“寒泉”拍出了5175万元。宋琴“寒泉”系查阜西于1927至1937年间在上海购得。1948年底，张充和、傅汉思新婚不久，经上海赴美，查阜西便将寄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朋友处的“寒泉”古琴作为新婚礼物送给张充和夫妇，从此此琴陪伴了张充和一生，须臾不离。

“寒泉”琴腹内有墨书，龙池右侧为“乾道四年紫阳朱氏藏”，左侧为“光绪十二年云闲重修”，凤沼右侧为“螭山琴士韵泉顾氏监修”，三处墨色较新，应是同一次所书。这三处墨书大体可以还原“寒泉”古琴过往的一段历史。“乾道”为南宋孝宗年号，乾道四年为公元1168年，紫阳朱氏即南宋理学大师朱熹，即此

琴为朱熹旧藏，但从墨色看又不可轻易下此定论，又不能排除与朱夫子的渊源。

“光绪十二年云闲重修”“螭山琴士韵泉顾氏监修”这一腹款，据载与1919年苏州怡园琴会刊行的《会琴实纪》卷六《琴考》记载的吴兰荪藏仲尼式琴“虎阜梵音”的腹款“光绪十二年云闲重修，螭山琴士韵泉顾氏监修”极为接近，吴兰荪亦是近代吴门琴派大师。这两处记载都提到两个人物“云闲”和“顾韵泉”。这个云闲即姜家老二，顾韵泉是他的掘港同乡，二人均为当时琴坛名宿。

云闲携琴访友，纵横燕、齐、楚、吴、越数十载，成为晚清最重要的广陵派古琴大师，1893年著成《枯木禅琴谱》传世，琴学讲究传承，其弟子黄勉之、再传弟子杨时百（宗稷），三传弟子管平湖都是开启一代琴风的琴坛重镇。

三

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），云闲法师回到了家乡如皋县掘港场，此次回来是重修祖坟的。云闲离家多年，掘港本地人看来他只是个云游在外的和尚，姜家二候。云闲回来后严守戒律，并不在家中居住，而是挂单在东林禅院。为何那一年重修祖坟姜家后人也不大清楚，笔者猜测是云闲要给后人一个交代。兄弟二人只身逃到掘港，在此开枝散叶，与祖籍地勾容已无联系，重修祖坟（衣冠冢）立碑以示不忘先祖。此时姜道人已去世，碑立在姜道人墓旁。姜家祖坟位于掘港南郊，今掘港街道港南社区掘兵路东侧，当时姜家经济状况一般，就随意找了一块花岗岩石碑，从材质看大概就是街上铺的石板。碑文刻：光绪二十五年，姜氏之墓，后裔云闲立。云闲重修祖坟后，对掘港已了无牵挂，挥了挥手和家人道别，说了句：我再也不家来了。果然再也没有回过掘港。

1967年掘港周边农村开展“平坟运动”，“姜道人”二孙姜寅泉带领小儿子姜振祥和姜氏子侄们一起将祖坟平了，挖出棺木，捡拾骨骸，将祖先遗骨埋葬在附近一棵大柳树下。众人正预将那块云闲立的石碑埋入土中时，姜寅泉立刻制止，并叫小儿子将石碑带回家中。此时姜家已住在东园门巷，石碑也一直放在姜振

祥家院子里一直到2017年掘港东街拆迁。拆迁后，姜振祥将墓碑依“衣冠冢”例埋葬到掘港西郊公墓，作为姜氏祖坟。

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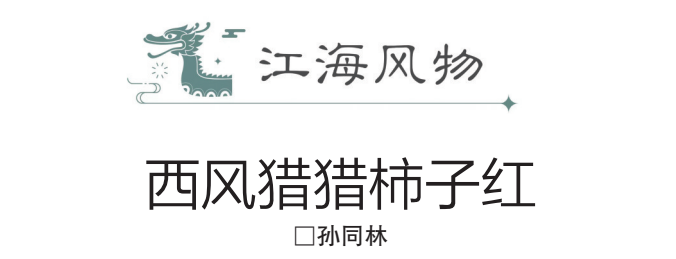
关于云闲俗家情况过去知之甚少，一直认为是吴县人。如皋县周际霖主持修纂的《如皋县续志》对云闲的记载也较为简略：云闲居东林院，皆掘港僧，遍游名山大川，以诗书琴画名于时。赵曾望与云闲为同时代人，同在掘港，多有交集，所著《江南赵氏楹联丛话》载：又有闲云上人者，初主玳山东林禅院，后游吴门，吴清卿抚军使居沧浪亭丈室。翁叔平协揆以其知心，辄出碑版示之，由此名曰噪。顾颇喜弹琴，自称“枯木禅”。……是在彼教中亦可谓嘉话耳。杨葆光为云闲作《小传》记载：上人少孤，以训蒙为业。未弱冠即厌弃浊世，投迹空门，学琴于牧村禅师。继恐其不广，乃出游不返。杨葆光的记载来源于朱兆蕃的口述，“云闲少孤”一说与姜家后人回忆吻合，但“未弱冠即厌弃浊世，投迹空门”未必准确，至于云闲出家的直接原因，笔者倒是倾向于姜家后人的说法是由于家贫。

1957年邑人杭继宗编撰《掘港镇乡土历史》，有简要记述：云闲，同治间东林禅院僧，冷泉之徒。善抚琴，精音律，工诗词，擅写兰竹，并善篆书。杭继宗的记述应该是源于采访和地方志。1980年编撰《掘港镇志》《如东县志》未有记载；2007年新编《掘港镇志》全文引用杭继宗的记载；2015年出版《如东县志》则删繁就简。

五

2021年，如东县委政协原副主席吴剑坤得知了云闲所立墓碑在西郊公墓，联系姜振祥，动员其捐给县博物馆，无奈当时处于疫情期间而作罢。2023年，吴主席旧事重提，姜振祥及家人积极响应，于清明节起募集碑捐赠给了县博物馆，9月15日举行了隆重的捐赠仪式。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，1899年云闲回乡立碑的无意之举解开一段尘封的往事，很幸运后人还可以在如东博物馆看到。

江畔听潮



西风猎猎柿子红

□孙同林

深秋，枝头上火彤彤的柿子点亮了天空。民谚说：“立秋核桃白露梨，寒露柿子红了皮。”霜降时节，正是吃柿子的好时光。

前些年，因“脾胃不和”我很少吃柿子，不知是何缘故，近年来，我“能够”吃柿子了。在农村，吃柿子不用买，家里有，邻居家有，亲戚家送。乡下来的柿子，现采，摘下来时还有点硬，放在阳台上十天半月就软了，黄里透红，想吃，把“宝盖”揭开，口对着吸，一股凉凉的、甜津津的汁液缓缓流到嘴里，咍——一块大些的柿肉被吸入口中，软软的，不用咀嚼，自然而然地“流”进肚子里。由此常念及《秋日食柿》：“秋入小城凉入骨，无人不道柿子熟。红颜不破馋涎落，袖膩香甜世上无。”

柿子除鲜食，亦可制作柿子干、柿子饼，也可加工柿子汁，酿柿子醋、柿子酒。宋代孔平仲有《咏无核红柿》诗：“林中有丹果，压枝一何稠！为柿已软美，嗟尔骨亦柔。风霜变颜色，雨露加膏油。大哉造化心，于尔何绸缪。荆筐载超市，价廉良易求。剖心无所有，入口颇相投。为栗外屈强，老者所不收。为枣中亦刚，饲儿载其喉。众言咀嚼快，惟尔无所忧。排罗置前列，圆熟当高秋。”这首诗所描述的境况，与今并无二致。清代诗人查慎行钟情柿子饼：“齿疏宜软美，喉润觉清空。止嗽方殊速，回肠味无穷。”他也喜欢柿子酒：“尚想青黄垂野径，忽惊红绿敛微醺。从今细雨残更后，每到醒时定忆君。”

中国是柿子原产地，栽种柿子已有上千年历史。据唐《酉阳杂俎》载，柿有七绝：“一多寿，二多阴，三无鸟巢，四无虫蠹，五霜叶可玩，六嘉实，七落叶肥滑，可以临书。”《齐民要术》上有柿树的种植方法以及柿子的保藏法记载。古代药书《别录》《唐本草》《本草纲目》等均载有柿子的生态和药用功能。

千百年来，关于柿子的传说很多，最为人知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封一棵柿子树为“凌霜侯”的故事。年轻时的朱元璋，因贫困无粮充饥，见一断墙处有一棵柿树，树上柿子已经红熟，因取食之，救了他一命，后来他带兵路过此处，柿树犹在，忙下马，解下红袍给它披上，并说“封你‘凌霜侯’”。

唐以降，为柿子留下诗话的文人墨客不少，我觉得尤以宋代何梦桂的《秋思有感》最佳：“落日西风捲白沙，关山万里客思家。芦花雁断无来信，柿子霜红满树鸦。”在写出柿子成熟时风情的同时，写出异乡客的思乡情怀。

元代杂剧《西厢记》“长亭惜别”中，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唱词：“碧云天，黄花地，西风紧，北雁南飞。晓来谁染霜林醉？总是离人泪！”其中，“霜林醉”即是柿树林的醉人秋色。皮日休的“客省萧条柿叶红，楼台如画倚霜空”也是赞美秋日柿子的名句。上千年来，柿树为国人建构了美丽的秋日画卷。

柿子是民间的吉祥果，很多人都对它情有独钟。因“柿”与“事”“世”谐音，古人便将诸多种喜庆吉祥的内涵融入其中，如“事事安顺”“事事有余”“事事清白”“五世同堂”等等；又或与“如意”之物组合在一起，组成“事事如意”的吉祥图案，常用于生辰、庆贺、婚礼之器物。因为柿子多红色圆形，由此又有了“永结同心”的文化意蕴。在柿子之乡，男婚女嫁常以柿子相赠，或以柿饼泡茶款待客人，以祝愿生活幸福甜蜜，新婚夫妇心相印。

柿子曾是白石老人最常画的题材之一，借物送福，寄物咏言便是白石老人常用的动情之笔，更曾自喻为“柿园先生”。画家笔下的柿子都是现实生活中的柿子，具有生活气息，能够勾人食欲。

儿时，我的舅外婆家长有一棵大柿子树，舅外婆的儿子我们叫他表舅，后来又成了我的干爷。每年在柿子成熟的日子，干爷便叫我爬上树摘柿子。干爷在下面扶着木梯子，我爬在树上，用绑着钩子的竹竿勾树顶上的柿子，一个又一个，有的勾近了用手摘，有的就掉在地上摔烂了。采结束后，我便提半袋柿子回家，放在粮食仓里捂，过些日子再吃。

如今，干爷家的柿子树早已无存，干爷也在今年故去，但那采柿子的场面和甜美的柿子味道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。

清代法坛有《送徐坤载归里》诗：“猎猎西风红柿垂，送君南浦夕阳时。壮怀已尽千杯酒，归棹空余半卷诗。湖畔芙蓉游子去，客中烟树故人思。黄花才绽秋如锦，到舍还应满旧篱。”甜美的柿子，不仅有“事事如意”的祝愿，它还与圆月、枫叶一样，成了乡愁符号。

通谚撷趣

田鸡要命蛇要饱

□黄步千

田鸡要命蛇要饱：要命时刻各顾各。

因头乖：不抛头露面、不人前争宠的人。

打坝：从中作梗，让事情无法顺顺当当进行。

打搅：从旁边干扰、阻挡。

打春：立春，因为习俗要打牛，所以叫打春，又叫迎春。

打合：陪同一起。

打点：施以手段，打通关节。

打眼：睁眼随便一看。

打闷棍：偷蒙，悄悄放倒。

打平伙：平摊份子，合在一起吃饭。

濠滨射虎

南通迷人作品评析（十九）

“大军纵横驰骋”（刊物名二）《旅游》《东西南北》

作者：王栋臣 评析：黄育群

谜面出自毛泽东《六言诗·给彭德怀同志》。1935年秋，红军长征途中攻关夺隘，浴血奋战，当到达陕北吴起镇时，敌人的五个骑兵团气势汹汹，袭击而来，彭德怀运筹帷幄，指挥若定，率领红军，深入敌阵，横扫千军如卷席，终于全歼来敌。毛泽东喜接捷报，吟成六言一首，电复彭德怀。全诗云：“山高路远坑深，大军纵横驰骋奔。谁敢横刀立马？唯我彭大将军！”寥寥数语，勾勒出能征善战、威武勇敢的彭德怀元帅之高大形象，一读谜文，眼前如见我英勇红军冲锋陷阵，刀枪到处，如狂飙落地，飓风席卷，人影闪处，敌人头颅乱滚，人仰马翻。此谜之扣合手法，匠心独运，采取正面会意，力求字字有着落，表现出作者严谨制谜的艺术风格和驾驭语言文字的高超功力。谜底中“旅”应指“军队”，以紧扣谜面之“大军”（《诗·大雅·皇矣》有：“爱整其旅”）；“纵”指“南北”之间，“横”指“东西”之间（《楚辞·七谏·沈江》云：“不别横之与纵”）；“游”义同“奔走”，扣面句之“驰骋”。

此谜面句场面壮阔，音调激越，顿挫有力，笔飞墨动，纵横豪宕，独具异彩，扣合含蕴深刻，回环往复，浑然一体，照应缜密，亦见匠心，允称佳构。（南通市职工灯谜协会供稿）